域外见闻

马蹄湾

♣ 吴建国

马蹄湾是美国科罗拉多河在亚利桑那州境内的一截U形河道，也是格兰峡谷中的一段，由于河弯环绕的形状似马蹄，故名“马蹄湾”，也有人叫它科罗拉多河大拐湾。

科罗拉多河是北美洲主要河流之一。它发源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中北部落矶山脉，大量积雪融化后汇集成一条2330公里的河流，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谷底，曲折蜿蜒流向西南，最终注入加利福尼亚湾。

马蹄湾坐落于亚利桑那州佩吉小镇附近，与羚羊谷相距不远。每年来此观光的游客可谓是络绎不绝。

乘坐的旅游大巴停车后，从停车场到马蹄湾，要徒步穿越约1.5公里干旱的红砂岩小路。这段路要翻越一个小山岗，开始走的是沙土地，逐渐接近景点时变成了红砂岩硬基路。红砂岩风化后形成的沙漠地上点缀着一丛丛的骆驼草、仙人球之类的干旱低矮植物，间或有野兔在草丛中跑过，偶尔也会见到沙漠龟。我和爱人是六月初去的，天气温度虽不算高，但全程都在烈日照射下，又没有树木遮阴蔽日，酷热还是让人望而却步，好在岗上有一小凉亭，能给往返的游客带来些许便利。沿途岩石层层叠叠布满夹心饼干似的条纹，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数万年的风吹日晒，条纹显得如此凝重。

来到马蹄湾，伫立崖边凝视谷底，大脑空白幻觉顿生。观看马蹄湾全景，须走到离悬崖一两尺的边沿，悬崖边没有任何防护，在300多米深的红色峡谷底部，科罗拉多河像一条绿色的丝带，环形流淌出270度的转弯，看上去雄伟而壮丽。恐高的游人先趴在地上，缓缓爬向悬崖边，待心惊肉跳的情绪稳定后，才敢哆哆嗦嗦伸出脖子往下张望，爱摄影的朋友蹲着或趴在地上慢慢往前探身才敢伸手拍照。俯瞰弯曲的科罗拉多河湾，绿色的河流围绕着红色的马蹄状岩石，蜿蜒流淌出圆润的美，仿佛是一个套在红色岩石上的翡翠马蹄形手镯。此时此刻，悬崖的高耸，河谷的壮阔和深邃，使人由衷发出感叹，大自然是多么的神奇。

马蹄湾的景色是千变万化的。正午的时候往往是一湾碧水，而到了傍晚，河水则会映射出四周岩壁的颜色，深邃中更具魅力。这里是大片红石岩地区，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“丹霞地貌”。土质因含大量金属铁和锰，在阳光下闪耀着美丽的红色，又有蓝天白云，与科罗拉多河翡翠般的绿色相互陪衬，当真是绝配。时不时在这个完美回旋的河流里，还能瞥见船只和游艇漂过，在绿色河水上掠起一道白色的涟漪，更为马蹄湾增添了靓丽的风景线。所以，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最佳拍摄景点。

马蹄湾是大自然的杰作。不需要买门票，也没有工作人员，一切都是纯天然的。没有道路、台阶，也没有护栏和警示牌。当一个圆润又雄浑的大弯呈现在大家面前时，站在高处向下瞧，游船小得如米粒，你不由得不感到震撼和敬畏。游客们都非常小心谨慎地在悬崖边挪动着脚步，俯身下看的时候，瞬间你能明白生命之可贵及景点的气势磅礴，让人屏息静气，甚至没有人大声喧哗和抛掷杂物，一切都秩序井然。

马蹄湾，让人惊魂夺魄，让人沉迷和战栗！

文化漫笔

陈寅恪的自尊

♣ 陈鲁民

国学大师陈寅恪是个特别自尊的人，孤高自赏，矜持自律，一辈子不仰人鼻息，不曲意逢迎，不委曲求全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趋炎附势，而宁肯自甘寂寞，受人冷落，甚至不被人理解。

陈寅恪与鲁迅是赴日留学三年的同学，共住一舍，朝夕相处，关系十分融洽，学问上也互相切磋。回国后，陈寅恪也和鲁迅经常联系，鲁迅出书后总是不忘给陈寅恪送一本，并且不时在日记里提到与陈寅恪的交往。但奇怪的是，陈寅恪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，却从没有在书面或口头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，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。一直到晚年，陈寅恪才透露，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最后以“民族魂”的大旗覆棺盖椁，继而成为“先知先觉”和“全知全觉”的一代圣人，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“谬托知己”的“无聊之徒”，然后“是非蜂起，既以自炫，又以卖钱，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”。所以，陈寅恪对于与鲁迅曾是同窗好友的经历从不提及。联想到当今一些以攀附名人为荣，“谬托知己”以提高自己身价的名利之徒，拿肉麻当有趣，以炫耀来贴金，何其浅薄虚荣，与陈寅恪先生的人格相比不啻天壤之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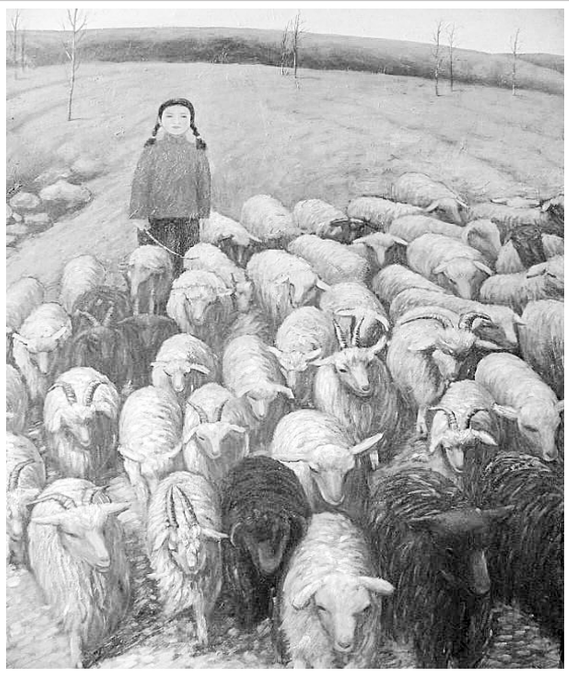
1936年春，中央研究院开会，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出席。陈考虑再三，致信傅斯年决定不出席。信中说，他“踟蹰久之然后决定”，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请假，这倒不是说请假会扣工资，会影响待遇，而是因为“清华今年无春假，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，在他人，一回来即可上课，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，统合计之，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。”一个著名大学教授，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讲那些重复课还需要“预备功课数日”吗？但别忘了这是陈寅恪，他的讲课一向与众不同，坚持“四不讲”：“前人讲过的不讲，近人讲过的不讲，外国人讲过的不讲，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，只讲从未有人讲过的。”要做到这一点，对一般人来说，几无可能，即便对饱学之士陈寅恪来说，也是个挑战，是自讨苦吃，但这更是对学生和学问的一种尊重和敬畏，没有“预备功课数日”的精心准备，确实难以做到。

其次原因，陈寅恪还另有一层考虑。他认为：“别有一点，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，即前年弟发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，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，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。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，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象之劣，故弟去学年未请假一点钟，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。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，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（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，且开罪他人，此次初以告公也），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，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。”

为了自己和文法学的尊严，陈寅恪“心中默自誓约”，绝不轻易请假，有时甚至还带病上课。须知，当时，陈寅恪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，名满天下，学术地位如日中天，人称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，学问被傅斯年称为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，请几天假去开个学术会议，是再正常不过的区区小事，而且与学校规章制度并不相悖，但他却为了尊严和“心中誓约”，不肯稍有苟且。高风亮节，令人高山仰止，这样的大师，今天还有吗？或许早成广陵绝唱了。

记得陈寅恪的好友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有这样一段评论：“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”同样道理，陈寅恪即便没有纵横古今、贯通中西的学问，其自尊自爱之人格亦自足千古、流芳百世。大师风范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茶语时光（国画） 贾发军



黄土高坡（油画） 蔡卫星

新书架

三个诗人的故事

♣ 谢雯昕

冯敏飞的中篇小说集《孔子浪漫史》分别讲述三个诗人的故事，即编《诗经》的孔子、“奉旨填词”的柳永和“闽中有女最能诗”的景翩翩。

《孔子浪漫史》讲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，受到卫灵公及其夫人南子热情挽留，组织采编卫国诗。孔子与南子情同父女，但南子不采纳他的政见。孔子离卫，奔波十余国仍然得不到任用，只好返卫，采编天下诗，终于悟到“天命”。而《柳永之死》则讲述了柳三变化名柳七，沉湎于青楼，轰动京城，科举被皇上黜落，又被赶出家门，隐居武夷仙山。禁不住世俗之诱，他改名柳永，终于及第为官，却仍然被嫌写过“艳词”，始终得不到重用。《诗妓景翩翩》讲述了景翩翩沦为诗妓，与李春烨邂逅后情投意合，遂资助兴建尚书第。不久，清兵占据尚书第，而义军决定火攻。景翩翩奋不顾身，舍身保护了尚书第。

三篇特色是以其诗写其心，逼近本真地再现了三个诗人迥异的灵魂，勾勒出汉民族的心灵史与风俗史。正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说的那样，作品中的三个故事，粗看是在写才子与才女的颠沛人生与坎坷命运，细看又写出了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诗性不改的独有情怀。何谓不忘初心，由此也做了绝好的诠释。

本周六下午，作家冯敏飞将从厦门赴郑，在纸的时代书店做“孔子与《诗经》的史实与虚构”的主题讲座。

翰林辞赋

贾鲁河赋

♣ 王国钦

夫水者，汩汩兮生命之源泉也。夫河者，悠悠矣大地之血脉也。夫河水者，泱泱乎荡涤其垢污腐朽也。

贾鲁河，曾名之惠民河、惠济渠也。其源发嵩山北麓之冰泉、暖泉，北来东折，曲臂环抱。纳荥泽水、经西流湖、过圃田泽，半圆形守护郑州，越千年惠泽之民生也。东西河段，几与黄河东流并行。接近处不足二公里之距，则又被冠之以“小黄河”之称也。

贾鲁河，郑州之生命河、母亲河也。何者？域内之金水河、熊儿河、索须河、七里河、魏河、潮河、东风渠等主要河渠，尽为贾鲁河之水系也。域内之中央湖、龙子湖、官渡湖、天翔湖、象湖、龙湖、秀水湖等主要湖泊，皆与贾鲁河相联通也。凡地上之花草虫鱼，多赖贾鲁河为之滋养；凡地下之排水泄洪，若非贾鲁河无以保障。是故，郑州人能不饮水思源乎！

贾鲁河，郑州之历史河、文化河也。昔者，子产高贤逝无余财，国人哀捐欲以助葬。其子不受，负土自葬于陉山之上。百姓感念子产之德，纷纷将所聚金银倾入河水，粼粼金波便形成后世之金水河也。楚汉相争，天下中分，“鸿沟”即贾鲁河之前身也。魏晋以后，此称蔡河，唐末渐淤。北宋年间复引溱、洧之水，使其仅次于汴河为第二大运河，重现“舟楫相继，商贾毕至”之繁华，漕运巨功不可没也。元朝至正年间，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贾鲁受命治河，历数千里考察而不辞劳苦，率数十万民工皆夙兴夜寐，以疏浚、壅塞并举之法，修堤筑坝，沉船堵决。人不分老幼，仰见旗帜上下翻飞；岁何论春秋，侧闻人马往来呼号。大功告成，遂使多年水患得以最终平息。贾鲁之名，亦因此而彪炳史册矣。

贾鲁河，郑州之景观河、新生河也。民国迄今，大疏小修不绝于时也。尤其新世纪以还，市政府大力实施防洪排污、架桥洞涵、植树护堤、管养结合等水系工程。其点源治理、综合治理力度，随中原经济区、郑州航空港之建设而步步提升。将“一河”辟设“两区”兮，溯“三源”浪飞“七湖”；观“八景”重忆千秋兮，“十中心”服务市民。水系新生，即贾鲁河新生，亦郑州市新生也！南水北调，尤为郑州水系锦上添花矣！

夫贾鲁河者，郑州之项上珍珠也！每见其朝日东出，映波光百里游粼；花红柳绿，闻千声鸟语啼娇。复待其夜月西行，听河水静静流玉；春宵一刻，沐两岸习习清风。至若其河长新政，既要生态治水，亦须标本兼问，欲让百姓拊掌，更使官民举杯，岂非乃郑州之幸也？呜呼，观贾鲁河赏郑州之美，品贾鲁水知天下之清，岂非乃历史之幸也？

百姓记事

小辣椒

♣ 郑 石

一阵混乱过后，车厢里渐渐平静下来。我寻了个靠窗位置安顿下自己。大学暑假回来，一路倒腾两次火车，终于坐上县城的公交，再过两个多小时，我还得赶上那趟去我们乡的末班车。

车窗外，公路两边稻田里的秧已经打苞。远处一朵白云像只顽皮的小鹿，招引着我们，也招引着我的思绪向着故乡进发。

故乡一度是繁华的豫南重镇。一条小河穿城而过，我的母校县一中就靠在河的南岸上，那里曾留下我懵懂的高中岁月。那是压抑后释放的年代，满大街播放着流行歌曲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……年轻人穿着喇叭裤，顶着一头卷毛招摇过市。校园内，一些城里同学悄悄放开了裤脚，几个不安分的女生甚至卷起了刘海儿。一脸悲悯的班主任老师，整日里愁眉苦脸地叹息着世风日下。

“舒广袖，头发怎么回事？”班主任宋老师叫住迟到的“小辣椒”。“洗头时开水烫的呗。”不知谁接了一句，下面一阵哄笑。

“回去好好捋直了，一脑门的麻花，有啥好看的。以后凡大脚裤花卷头的，不要进教室。”

小辣椒朝那个接话的男生狠狠瞪了几眼。舒广袖生着王熙凤似的一双吊梢眉，头上总别着一枚辣椒式样的红发卡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把她与老画里长袖善舞的美女联系在一起，私下就叫她“小辣椒”。

“检票啦，检票啦，没买票的抓紧买票。”随着售票员的高声吆喝，车厢又骚乱起来。“买票了没有？”一头波浪卷儿的女售票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。“买过了，买过了。”我连忙回应，一边从口袋掏票。猛抬头：杏仁眼、吊梢眉，这不是舒广袖吗？“小……”话还没出口，“把票给我。”小辣椒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，好像我们根本不认识。我脸上一阵火辣，掩饰着尴尬，愤愤地把票扔给她，扭头朝向了车外。

我和小辣椒的那点“恩怨”，其实与“孔圣人”一厢情愿的“爱情”有关。圣人姓孔，和我一样来自农村，“圣人”的名字源于打饭师傅的一句玩笑话。一日在食堂排队打饭，前边的同学端碗过来，我一看便牢骚起来：“又是黑白菜。”旁边名叫李长功的老师接过话：“黑白菜好哇，越黑越营养。”我就揶揄他：“既然如此，干脆让喝墨水得啦。”李长功便说：“你这个同学可不要偷换概念哟，咱来学校为什么呀？咱来学知识，可不就是喝‘墨水’来着！”到了卖饭窗口，孔圣人就故意问：“又是剩饭？”卖饭师傅没好声气地道：“看你还像‘剩人’呢！”这便是“孔圣人”的由来。

春天来了，校园里桐树开了花，天空满是紫色的小喇叭。孔圣人心中的爱情火苗也在热闹的春意中点燃起来。他如同聊斋里的落寞书生，两眼空洞，失魂落魄。上课总失神地盯着前面一个女生的背影，下课时唉声叹气。偶尔兴奋起来，又目光灼灼，手舞足蹈，定是那女孩无意瞟了他一眼。

有时上课无聊，我也穿过窗户往河里看。小河里常年忙碌着一条捞沙船。早上船空着，晨光里如一片树叶，轻盈的要飞起来。要看窗外，须越过左前舒广袖的肩和头上那颗鲜红的红辣椒，有时看久了，她便扭过头嗔着那双杏眼，我赶紧收回目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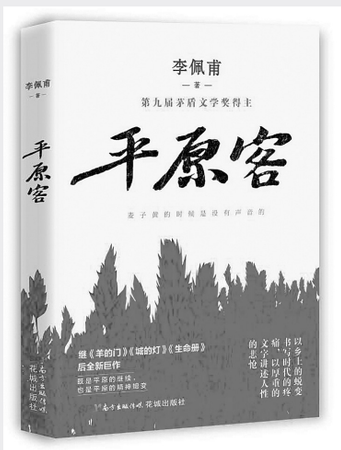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午休时间，寝室门口忽然喧哗起来，有人上门兴师问罪来了。孔圣人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，我出门一看，是小辣椒和那女孩。那女孩是小辣椒的闺蜜，腼腆地躲在身后。小辣椒隔着门叫骂：“整天贼似地盯着人家看，现在倒装起了缩头乌龟。今天带过来让你看个够，免得以后看斜了你那双歪眼。”我就不平道：“看看又不会脱皮儿。”小辣椒就冲了我：“别装正经，你也不是啥好人！”孔圣人心中那可怜的爱情小花朵还未见阳光，就一下子给死死踩进泥土里了。

转眼到了毕业季，同学之间格外亲。毕业联欢会上，教室里扯起五颜六色的纸带，每个人都有节目，大家不停地唱呀跳呀，好不热闹。轮到小辣椒，她唱完一首，有人喝彩：“再来一个——”她正犹豫着唱什么，我心血来潮地喊了一句：“我爱你——”话音没落，大家轰地笑开了，随后大家便又被小辣椒甜润的歌声吸引了去：“我爱你——塞北的雪，飘飘洒洒漫天遍野……”嗓音很好听，像隔着清凉的河水……

突然，车子猛一震，等我回过神来，县城已到，车厢里又忙乱开了，我等着大家都离开，才从车上下来。忽然见小辣椒急匆匆地跑过来，一把把票和钱塞到我手上，说：“你的票我转给了别人，这是回乡的票和剩下的钱。车上人多，当时没好意思给你。”我张口结舌，不知说什么好，“我还要再跟趟车。”她说，边说就急匆匆地赶往另一趟车。我向着她背影喊：“小——”她回过头，脸映着太阳，我觉得不合适，想到她的名字——舒广袖，连忙缩着胳膊空出半截袖管，学着老戏里的青衣上下挥动，最后向空中一抛。她嗔笑道：“走你的吧，酸秀才——”

半天，我猛地想起，她头上那只红溜溜亮晶晶的小辣椒，好像不见了。

连 载



五

在刘金鼎人生道路上，起过重要作用的大贵人，是四年后出现的。而且，还是谢之长这个小贵人牵出了大贵人。

刘金鼎上大学后，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想找谁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只要通过六个人，就可以联系上这个人。这是概率。刘金鼎深以为然。其实，说到底，这就是“关系学”。

“谢大嘴”谢之长就有这个本事。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把“不认识”变成“认识”，再由“认识”变成熟人、朋友、“关系户”。这不光是嘴上抹点蜜就可以办到的，也不仅仅是人们俗称的那种“见面熟”，这其实是一种超常的能力。你得有足够的热情和细致，你得有被人连踹三脚爬起来仍然面带微笑的勇气，你得有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不竭的耐心，这里边还包含着“仗义”和“尊重”（特别是那些肚里有点墨水的人，“尊重”是打倒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）。在梅陵，这所有丰富的内容都可以简化成一个“跑”字，谢之长就是用这种办法把刘金鼎“跑”进洧川中学的。这些，都是刘金鼎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慢慢“品”出来的。

那时候，刘金鼎还在四十里外的洧川中学读书呢。童年里，甜面包的气味一直萦绕在刘金鼎的记忆里。所以，他对洧川中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一种教育方法可以毁掉一个人，那他就是“臭狗屎”了。另一种教育方法可以成就一个人，那他也许就是未来的市长了。在洧川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刘金鼎还顾不上思考这些。他只是觉得在这里宽松些，谁也不认识他，精神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。

那是一个巨大的操场。在洧川中学的操场里，刘金鼎跟同学们一样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在操场上跑三圈，尔后洗漱、吃饭、上课。日子就像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台词：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

应该说，刘金鼎身上的这股学习动力是崔国祥、崔老师激发出来的。是啊，有谁甘愿当一泡“臭狗屎”呢？虽然换了学校，但崔国祥、崔老师那轻蔑的目光，仍然在他身后背着。他必须得学出个样子来，以此证明，他不是“臭狗屎”。

在洧川中学读书的日子里，父亲刘全有从来没有来看过他，但这里似乎处处都能感觉到父亲的影子。入冬，刘金鼎发现，校长的办公桌旁边，摆着一盆“虎蹄蜡梅”。这是一盆红梅，花瓣儿蜡汁厚，朵朵呈虎蹄状，晶莹剔透，枝叶状若飞燕。冬日里，这盆古桩蜡梅香极了，二三十米外都能闻见馥郁的梅香。

记得有一天，刘金鼎眼风扫见，谢之长带着父亲刘全有匆匆走进校长办公室。此后，就见校长室那株古桩蜡梅被连根拔出，晾在了校长室的门外，暴晒三日。后来，听班主任老师说，校长无比珍爱那株梅花，因浇水太勤，淹死了。后经高人指点，拔出来晒晒根，居然又给救活了。

学校的教导主任见了他，面带微笑，问：“金鼎同学，在这里还适应吧？”刘金鼎回道：“适应。”教导主任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将来争取‘保送’。”他后来发现，教导主任的屋里，摆有两盆菊花，一盆是白菊“玉观音”，一盆是墨菊“满天星”，均为菊中上品。

班主任徐老师，表面上并没给他特殊的照顾。但每次遇上他一个人的时候，都会含蓄地点点头。这个“点头”意味深长。徐老师排座位时，在他身边安排的是女同学王小美。王小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成绩是年级前三名。也是后来他才知道，徐老师的儿子，高中毕业没参加高考，由学校“保送”上了大学，上的是武汉的重点大学。事前，是谢之长陪着徐老师到武汉去的，带的礼物中有两盆古桩蜡梅，一盆是“馨口蜡梅”，一盆是“檀香蜡梅”，也都是很名贵的品种。

在这里，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中，刘金鼎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。他由天堡中学的倒数第二名，一跃成为班级第二十七名。班里一共有六十五名学生，他的成绩算是中等偏上，不再是“臭狗屎”了。这跟同桌王小美有极大关系。

王小美初看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，但是耐看。她人长得白，圆脸儿，眉儿、眼儿都有水儿，鼻尖上常常挂着亮晶晶的汗珠，嘴角上有俩小酒窝儿，浅浅的。夏天里，她穿短衫，两只胳膊露出来，像藕段一样。她身上隐隐地有一股香气，这香气是说不出来的那种，有韵味。再说，她父亲是梅陵的一个副县级干部，家里不缺什么，从小养成的优越感是有的。这样的女孩子，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冷冷的，不大与陌生人搭腔的那种矜持。但熟悉了之后，或者说一旦信了你，那热情就变成了一种大度和给予。刘金鼎又是那种白白净净、天庭饱满、讨女孩儿喜欢的相貌。一条板凳两人坐，两人心理上的默契是慢慢“坐”出来的。

最初，两人还是有点“隔”。刘金鼎刚分来的时候，王小美往左边挪动了一点身子，板凳中间空出了半尺的距离，这是有意地疏远。刘金鼎刚刚分来，自然也不敢造次，中间就那么空着。每当下课铃响，屁股离开板凳的时候，谁要是站得稍猛一些，板凳就会翘起来，另一个人就有可能摔着……两人是“屁股”与“屁股”先说上话的。两个人，每每要站起来的时候，一个人的“屁股”会先“通报”一声，也就是往中间挪动一下。于是，另一个人的“屁股”就会意了，也会主动地往中间挪一点，这样，无论谁先站起，两人都不会摔着了。

王小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主要任务是擦黑板，收缴、分发作业本，还负责上自习课的时候解答各个学习小组提出的问题，相当于“二老师”。所以，刘金鼎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当两人的“屁股”达成默契之后，王小美每每分发作业本时，就会先发其他同学的作业本，把两人的作业本留在最后，一块放在课桌上，交给刘金鼎。尔后，再去讲台上擦黑板……就在王小美擦黑板的时候，刘金鼎会趁机打开两人的作业本，一道一道题进行比对。王小美的作业很整洁，作业本上自然是一个一个的红色的“√”，而刘金鼎的作业本上，有一半是“×”……两人的作业比对后，刘金鼎至少可以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。有的一眼就可以看出错在哪里，有的仍然不明白，这就需要他慢慢悟了。好在他人聪明，悟性还好。正确与错误有了参照，他学习上自然进步快。

两人第一次开口说话，是刘金鼎的数学作业得了满分。那一天，王小美把作业本放在课桌上的时候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是满分。”刘金鼎说：“不会吧？”王小美说：“真的。”刘金鼎说：“那还不是沾了你的光。”王小美淡淡地说：“我又没帮你什么。”刘金鼎说：“我看了你的作业本，你都是‘对号’，我就知道错在哪儿了。”看刘金鼎很坦白，王小美说：“你得洗洗澡了。”刘金鼎闻了闻自己，说：“我身上有味？”